

# 互联网促进少数民族村落数字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张力颖, 刘亦孜

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17日

## 摘要

互联网促进了农村的高质量发展, 特别是推进了少数民族村落的数字化发展。在云南的巴朵村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深入, 乡村旅游不断发展, 外来人口的进入与信息接受和传播不仅促进当地实现了产业的升级, 也使人们实现了身份的转变, 从农民变为了第三产业劳动者, 进而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互联网背景下的乡村旅游, 不仅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 还对村寨的人居环境, 村民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产生了多方面影响。通过巴朵村这一少数民族村落的研究, 表明互联网对乡村的巨大动能与引领作用。互联网引入的现代化因素不仅可以推动改造, 还可以与传统村寨的特色要素有机结合, 为乡村产业升级, 村民实现现代化生活以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 关键词

互联网, 少数民族村落, 农村数字化, 有机结合, 可持续发展

#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Minority Villages

Liying Zhang, Yizi Liu

School of Sociology,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March 2, 2026; accepted: April 9, 2026; published: April 17, 2026

## Abstract

The Internet has boosted high-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In Baduo Village of Yunnan Province,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and in-depth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rural tourism has been developing steadily. The influx of external population and the recep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have not only driven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the local area, but also brought about th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of the villagers—they have shifted from being traditional farmers to internet celebrities,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Rural tourism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ternet has not only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but also exerted multifaceted impacts on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e village, as well as the villagers' lifestyles and ideological concepts. A case study of Baduo Village demonstrates the tremendous driving force and leading role of the internet in rural development. The modern elements introduced by the internet can not only boost rural transformation, but also be organically integrated with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providing new ideas for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rural areas, the villagers' pursuit of a modern life,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gions as a whole.

## Keywords

Internet,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Rural Digitalization, Organic Integr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如何推动农村高质量发展一直以来是学界、政界关注的热点。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互联网信息技术不断在农村渗透。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进一步明确要“着力发挥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信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数字技术释放的普惠效应,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1]数字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在农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数字可以“为人赋能”“促产业共生”“为农服务”,为建设农村高质量和数字化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新动能[2]。

政策背景下,理论发展也日益深入。数字社会学强调,数字技术随着现代计算机的发展和网络的出现而诞生,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字技术不仅重构了社会生活的基本样貌,还引发了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催生了新的经济形态,改造了劳动者的劳动条件,革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3]。同时,数字社会还改变了个体-社会的关系缔结方式,数字连接的实现让这个关系可以跳出地缘限制,以数为媒广大地建立社会联系[4]。这使社会学家们着眼行动者与社会事实,观察数字解构与重构社会机制,包括但不限于打破时空边界、社会组织形式变化、消费和产业革命等。这不仅要求要用现代性的历史脉络考察数字化带来的变化,还要预判未来,主客关系正朝着不确定的未来关系演进,要看到其受制于诸多社会因素[5]。这启示人们通过数字实践,逐渐实现了经济上的产业升级与身份转变,思想观念在数字化洪流中实现革新,但也要关注到数字化发展下的问题。结合旅游人类学的基本视野,乡村旅游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它就是全球化背景下旅游产业的一部分,地方力量和文化藉由互联网等技术已经使其超越物理空间,通过外来人群的进入,使当地再造“地方感”[6]。同时以行动者的视角可以发现,这种旅游可以使人短暂逃离都市,作为对自我的犒劳、反思及对异化的回应,在差异体验中寻求人类本真也成为了旅游热的一个原因之一[7]。正是这些因素共同促使传统村落向数字化发展,基诺族村落也是如此。基诺族村落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云南,是一个集边疆、山区和少数民族“三位一体”的省份。其特殊的自然条件和民族地区聚居的特性,使得乡村发展较为滞后。云南省自2007年开始建设数字乡村平台,2018年开始推行“互联网+旅游”模式,2019年电子商务也引进农村,逐步提高了人们对于互联网的热情。鉴于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行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云南独特的风貌,因此对于数字乡村的建

设路径, 有学者就提出要进一步引入了电子商务, 培养信息化人才, 同时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业与旅游业, 如茶叶、菌子、咖啡等, 实行线上宣传线下发展的模式吸引人们的到来, 在打造高质量服务的同时也推动农村的数字化发展[8]。可见互联网技术的强大力量, 互联网不仅顺应了农村、农民发展的现实需要, 也是农村实现产业转型, 抓住机遇实现数字化发展的重要路径, 是新时代下实现农村发展新动能。

## 2. 数字赋能: 互联网引领村寨变迁

### 2.1. 虚拟空间改造真实生活

网络社会是一种社会形态, 作为生产工具进步的产物而存在。吉登斯在《现代性和自我认同》中曾说, 由于高科技所导致的时空关系的扩张和自我认同在地方化与全球化辩证两极中的重组, 现代社会学的研究主体受到了挑战[9]。可以说, 社会空间已不是人们活动唯一的空间, 网络空间为人们创造了新的交往和互动场域, 而在虚拟空间中, 人们的互动过程与结果又是十分真实的。这意味着, 互联网作为工具, 不仅创造了虚拟空间, 人们行为互动的过程与结果其实还可以得到延伸, 变为现实。已有研究也表明, 互联网的普及不仅改变了行业结构、消费结构, 如新媒体产业、网购等, 还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人际关系、观念与生活状态。互联网已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 成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的主要推动力, 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10]。这些都表明了互联网作为新时代的信息工具, 不仅赋能于虚拟空间中, 创造新的场域空间, 同时也通过这一空间赋能于真实的生活与社会中。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们经济水平与生活水平的提高, 互联网已并非某一人群或某一职业的专属, 而是早就进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得益于网络, 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就得到自己想获取的消息, 甚至旅游也与“互联网+”相结合[11]。当地的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地宣传特色的旅游资源, 在虚拟空间内与来自各地的人互动并进行介绍, 而游客同样可以足不出户了解到当地的风光与特色, 进而对旅游进行规划、付费等。互联网创造的虚拟空间, 使众多的传统产业和结构得到升级和落地, 改造了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可以说, 互联网赋能使虚拟变现, 得到了真正落地。人们正在乘着互联网的东风, 发生着数字化的改造。

### 2.2. 传统山区村寨中的互联网渗透

中国历来重视乡土、扎根乡土, 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对山区村寨中人们生活和生产方式的改造和影响更深。农村居民开始逐渐接入和使用互联网, 成为互联网使用的重要群体。同时, 在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字乡村战略中, 互联网皆作为重点被提及, 可见其作用都不容小觑[12]。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 互联网技术使用的门槛逐渐降低, 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互联网。通过互联网, 信息不断被公开与渗透, 如大城市游客的旅游目的地逐渐向乡村郊区等地延伸, “沉浸式”的高品质旅游如户外徒步旅游等, 逐渐成为人们追求的新旅游方式, 同时也是未来乡村旅游发展的主流趋势[13]。互联网的渗透改变了传统山区村寨, 使传统村寨与数字要素不断融合, 发生着重要的变迁。

人们基于互联网虚拟空间进行新的生产、生活活动, 为传统乡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重大的转变。众多学者深刻研究了互联网、数字乡村等对乡村的影响, 但在经验研究的层面仍存在不足。学者们关注到互联网与传统农村的融合, 但对于互联网如何成功融入传统乡村, 适时地因地制宜, 对农民具体生产生活等微观经验问题尚未进行深入讨论。互联网不断地入侵, 改变了传统村寨的生产生活方式, 也在悄然改变村风村貌与人们的观念。

本文村寨来自云南省南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的基诺山寨中的巴朵村, 这里呈现了互联网渗透后人们的生产生活、村风村貌、观念的巨大转变的过程, 是十分典型的案例。近几年, 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结合西双版纳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 逐渐形成发展的基诺山旅游业正日益被人们所熟知。

在基诺山寨的旅游业中, 最大也是最中心的板块就是雨林徒步。基于网络, 依靠原始、天然、自然的雨林特色与基诺民族文化特色的充分融合的雨林徒步产业逐渐为人熟知。得益于互联网, 旅游业得到了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 巴朵村的经济重心不断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过渡, 当地的风貌与村民的生产生活、观念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与改造。

### 2.3. 研究思路与方法

首先通过对政策背景、理论背景的梳理, 阐释数字化对社会的重要影响, 乡村旅游也在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双重因素下蓬勃发展。其次是对互联网落地于生活进行描述, 通过数字化渗透, 人们的生活、乡村的生活都得到了极大地改变。最后结合对基诺山寨巴朵村的实地调查, 聚焦于当地的数字化发展进程, 对当地经济、思想、文化上的改变, 并挖掘潜在问题, 以全面了解互联网如何促进少数民族村落数字化发展, 伴随着何种风险。

研究方法上, 笔者于 2024 年 7 月, 在基诺山寨巴朵村进行了为期 14 天的实地田野调查。用参与观察法与访谈法的质性研究方法获取了调查的一手资料。研究对象为当地的村民, 共得到 12 位村民的访谈逐字稿, 通过整理转为文字以用于本研究。具体为前期通过对村民和当地风貌的观察, 初步了解村民日常的生产生活方式, 后期深度融入村民生活, 观察的同时对村民进行访谈, 访谈聚焦于互联网对其的影响与对当地的改造, 从内部挖掘互联网对村容村貌与村民的改变过程, 了解巴朵村村民如何依托互联网实现了农村的数字化发展, 挖掘互联网对农村数字化进程的影响, 为充分发挥技术作用进一步促进乡村发展提供些许参考。

## 3. 互联网渗透下基诺族山寨巴朵村的数字化发展

### 3.1. 村落产业的升级

基诺山地处云南南部边陲, 基诺族也是典型的纯山区民族乡。基诺山乡森林覆盖率高达 94.01%, 适宜种植稻谷、橡胶、茶叶、砂仁、水果等热带经济作物[14]。那里有浓郁独特的基诺民族文化和优异的自然生态环境。基诺族作为我国最后一个确认的民族是一个直过民族, 直接由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社会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在建国后, 民族逐步发展, 互联网的进入也使村寨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数字化发展也由此逐步展开。

巴朵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以种植农作物如旱稻、苞谷以及种植经济作物如橡胶、茶叶等成为基诺族生存发展的主要形式。生产生活方式的劳作使人们的生活较为局限, 割胶这种昼伏夜出的劳作是曾经多数人每日的劳作方式, 外来游客稀少, 仅有少数年轻村民外出打工求学, 多数人都留在村中, 这些都使巴朵村较为封闭。生产生活方式较为单一, 第一产业是曾经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

而在近几年智能手机、互联网在巴朵村日益普及与渗透, 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结合西双版纳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 人们逐渐发展出了基诺山旅游业与网络运营等新产业, 借助互联网虚拟空间平台, 雨林徒步的旅游项目被人们所熟知, 成为了基诺山旅游业的中心和热门。在基诺山巴朵村的走访中, 村口的米线店老板曾提到产业的变化, 曾经割胶、种茶这种劳累的活计渐渐被搁置下来, 人们纷纷去做了时间更为灵活、收益更大的雨林向导。

互联网背景下, 数字技术催生了新的职业与工作机会, 传统产业涌现出数字化转型的热潮, 数字经济催生了新产业链与传统柔性产业相互磨合, 实现产业数实融合, 展现了数字经济极强的包容性[5]。传统橡胶、茶叶等传统农业种植则被搁置。而数字鸿沟也应运而生, 第一产业的搁置无疑不展示了, 一些尚未掌握数字技术的人被“抛弃”了。村中的许多老年人正经历着数字鸿沟的危机, 她们仍然从事着第一产业, 遵循着传统的生产方式, 因此这也成为了潜在的问题, 亟待解决。

### 3.2. 村民身份的重塑

以互联网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新式徒步旅游与网络的推介引流,吸引了大量游客的到来,而这正与当代城市生活中人们所追求的生态旅游、文化旅游、沉浸式体验不谋而合[15]。近年来巴朵村接待游客愈发增多,当地的徒步旅游公司就有二十多家,徒步线路四十多条。徒步旅游不仅使传统农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还带来了人口的互动交流,引入了新的文化、理念与生活方式,逐渐成为村中的经济支柱,并不断吸引着大量青年返乡回流,投身向导行业。

互联网的使用还拓宽了信息渠道,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提高了人力资本水平,推进了农村劳动力就业,提升了农村居民的就业质量[16]。巴朵村的村民就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服务业过渡的同时发生了身份的转变,从靠天吃饭的农民逐渐过渡到依托互联网吸引客流、流量的导游、主播等第三产业从业者。网络历经文字时代、图文时代、宽频时代三个发展历程,这三个历程也呈现出互联网的主流发展趋势和受众群体的不断扩大。网络从只有活跃在论坛中的年轻人,逐渐扩展到短视频时代全年龄段的人群[17]。正如巴朵村村民们一样,他们利用旅游公司所挖掘的资源与平台,在抖音、小红书等应用发表视频、博文,开直播来推销、推荐雨林游玩线路和相关的民宿、庄园酒店等。返乡创业的木老板不仅创办了,如图1所示的啊司喃破旅游公司,还是一个集文化体验、住宿为一体的文化庄园,有着自家的主播孵化基地。



Figure 1. Asinanbo Jinuo cultural manor  
图1. 啊司喃破基诺文化庄园

劳动赋予人身份认同,数字劳动重塑了劳动形态本身,深刻地改变了劳动者的身份认同[18]。许多村民从第一产业转变为第三产业劳动者,实现了身份的转变。短视频等网络平台形塑了新的劳动的方式,赋予了人们新的身份,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职业选择和劳动报酬获取的可能[19]。但由于社会的发展,新身份下的劳动也不免将面临着异化和剥削,如服务业的情感商品化、情感劳动等,也需要引起重视。

### 3.3. 地方文化的再造

互联网平台的引进在带给基诺山寨生计方式与身份改变的同时,也为农村跨区域文化交流排除了障碍,不断融合数字化的元素,实现跨越时空的双向互动。通过网络,不仅可以展示当地文化,扩大影响

力, 还可以提供学习、借鉴外来文化的机会, 使现有的农村文化进行优化与整合[20]。在巴朵村曾偶然参观到了基诺族传统的大鼓舞, 这种民族特色舞蹈正是借助网络平台得以宣传, 其团队可以去外省甚至是国外演出, 但在创作时, 创作者也会使民间传说与当代表达结合, 推陈出新。同时, 村中在房屋改造时, 都利用了更加现代化的建材与设施, 但其基诺族传统的“大鼓”“太阳神”等符号以及传统乐器“奇科”或如图 2 其特色的砍刀布等依然在每家每户最显眼的位置, 实现了现代化与传统的结合。政府也会主动保护特色文化, 补贴村民瓦片, 使改造的房子都贴上具有特色的瓦片。



**Figure 2.** Baduo village dwellings, Jinuo mountain township  
**图 2.** 基诺山乡巴朵村民居

山寨中在进行改造的同时, 其实也实现了地方文化的再造, 展示了本民族的特色文化资源, 使文化双向流动, 实现现代与传统民族文化有机结合。互联网平台的介入使外界的人们了解到了基诺山寨, 加剧了外来游客和人口的流入。巴朵村的村民们为了能够流利地在线上线下交流, 开始学习普通话、建造村史馆供游客参观了解其民族文化, 使改造与民族特色的展示同步进行。但这也带来了一些危机, 在访谈中, 村中一位 57 岁的男性向导曾向我们表示, 普通话语法普及但也担忧民族语言的传承。

可见, 互联网对基诺山寨文化尤其是方言具有一些消极的影响, 数字化带来了收益同时也带来了风险, 面对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 基诺山寨的村民们不得不学习普通话来工作和交流, 导致方言的使用环境和时长缩减, 需要人们重视与反思。

### 3.4. 生活习惯与思想观念的革新

数字社会的发展, 对村民们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有很大的影响。互联网进入山寨后, 外来人口也快速涌入, 村民除了要说普通话外, 还要变得“能说会道”、讲文明, 使自己在面对网络上的客户及外来游客时更加健谈和专业。一位做向导的姐姐就提到了生活习惯的变化之大, 普通话交流越来越流利, 闲暇时间也忙起了剪辑视频等互联网推流。

甚至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也说互联网普及后, 基层治理的难度现在降低了许多, 都非常愿意配合促进本村发展的工作。互联网的普及与使用, 还实现了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升级、培育了消费新业态, 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21]。改变了村民们的消费方式, 数字化的影响逐步扩大。村民作为服务业从业者, 不仅可以依靠网络宣传旅游资源, 同时还在网络上销售当地特色的普洱茶、服饰、文创产品等。网购、网售这种数字时代的消费方式进入了村中, 像图 3 就建起了快递驿站。基诺山寨的村民们通过网络, 打开了购物与销售的渠道, 改变了传统的消费模式。



**Figure 3.** Express delivery station in Jinuo town  
**图 3.** 基诺乡镇上的快递驿站

在思想观念上, 互联网所带来的信息冲击对处在西南边陲的巴朵村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社会发展下新的思想观念也逐渐在村民的脑海中。人们重视起掌握互联网技术, 重视起教育, 村中渐渐出现了许多大学生, 村民们也开始主动学习起了如何在互联网进行线上工作。同时, 年长村民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 他们也转变了观念, 不对孩子们进行过多的管束, 主动学习普通话, 积极配合政府的工作。

这些显示了数字对人的影响, 数字媒体文化具有开放性、交互性、极端性, 数字化在带来多元意识如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教育意识等的同时, 其实也带来了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 如价值观多元与混乱 [22]。普通话、婚恋观等在数字开放平台得到了传播与交互, 人们开始重视教育, 重视网络技术与普通话的交流功能, 但价值观的混乱也在发生着。村民的金钱观, 在当地村中的人们为了交通出行的方便, 挣到钱后大多数人会选择买汽车。但奇怪的是我们在走访中发现, 有的人不会开车也要买上一辆停在家里, 似乎村民们不仅把车看作是一个便捷的交通工具, 也以车来彰显自身的财力和能力。可见外界所传播和展示出的多样的金钱、价值观念, 对这个雨林中的山寨影响也是巨大, 有些不会开车的村民也会买车来显示自家的财力和能力, 这种满足精神需求和虚荣心的观念也在村寨中悄然发生着。

### 3.5. 村落空间的重构



**Figure 4.** Clean and neat roadside houses in Baduo village  
**图 4.** 巴朵村干净整洁的路房

曾经的巴朵村, 家家户户都是茅草屋, 人畜都在一个屋子里, 道路也是石头路或土路。但是在互联网进驻、信息传播的快速发酵下, 数字化的推进过程也在村中加快了速度。自 19 年起, 村里的环境逐渐变得干净整洁, 要求人畜分离, 房屋、道路也进行了改造, 不仅使村民自己, 也使越来越多游客旅居享受了到干净、安全的环境(图 4)。

道路两旁也有美观的绿植、引路的路标、地图、村民村干部公式牌等。政府也着力村落发展, 制定一系列政策以改造村居村貌, 无论是出资补贴瓦片还是协助修建道路房屋, 村民和政府都在合力将现代化元素与本民族特色所融合, 实现现代化要素和民族特色的有机结合。

村中的商业也逐渐发展起来, 作为一个展示基诺族特色的窗口而出现。村中也开始出现民宿等现代化的旅行住宿点。巴朵村的文创店如图 5 和咖啡店图 6 也应运而生, 坐落在村子的中心, 供村民与游客休憩与体验。文创店内就售卖着具有基诺族特色的纪念品。如砍刀布做成的挎包, 印有基诺族符号的马克杯等。文创店内还有有关基诺族历史的书籍, 供外地游客阅览和购买, 兼具了商业与文化的价值, 同时还能作为当地特色的产品、文化展示的窗口。



Figure 5. Baduo village cultural and creative living hall  
图 5. 巴朵村文创生活馆



Figure 6. Baduo village coffee shop  
图 6. 巴朵村的咖啡店

除了文创店, 村内也有着两家咖啡店, 一家在文创店内, 一家在村子偏上的位置。在这里无论是当

地人还是外地游客, 都可以在这里消遣, 享受安静的时光。通过咖啡店、文创店, 这种城市风靡的时尚元素也在村寨中普及, 村民们的休闲观念也得到了更新。这些商业的出现改变了传统村落的空间结构, 曾经围绕着田间地头、家庭的场所与传统的熟人人际关系得到了改变, 村民们也开始有了新的交往场所, 得到了与更多外地游客建立关系的机会, 拓展了新的社交方式。除此之外, 当地还有台球厅、KTV 这些娱乐场所, 使人们消遣的时光有了更多的选择, 与传统相比更加具有时尚与现代特点, 更新了传统的空间结构与社交模式。

#### 4. 结语

互联网时代, 基诺山寨巴朵村的村民们借自身特色的优势和互联网的东风省级产业、转变身份, 同时还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 获得了实际的效益。网络拉进了收益同时也推进了当地的改造, 人们在获得收益的同时, 人居环境、生计方式、思想观念等也发生了改变。具体来看, 产业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迈进, 农民身份也逐渐由农民转变为主播、向导的身份, 实现了产业与身份的数字化和现代化转变。在这些转变下, 村民们的语言习惯、生活习惯也发生了转变, 享受到了互联网时代中的便利与快捷, 逐步向着更文明和更多元的角色迈进。通过巴朵村, 可以看到现代化要素与传统民族特色的有机结合, 并借此实现产业、村落与村民的改造, 还实现了经济效益的持续增长。互联网所带来的不仅是信息的传播, 更是信息传播背后的收益以及对当地环境与人的改变。巴朵村就通过互联网实现了良性的发展, 做到了线上传播信息, 线下获得收益的双赢局面。

通过巴朵村这一村落的变化也体现了, 充分发挥互联网跨域时空的便捷优势, 在引入数字化、现代化因素的基础上与本民族的民族特色充分融合, 可以进一步增强数字乡村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实现产业升级与入地改造, 推进城乡一体化提供了新的模式与思路。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EB/OL].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5/16/content\\_5392269.htm](http://www.gov.cn/zhengce/2019-05/16/content_5392269.htm), 2019-05-16.
- [2] 夏显力, 陈哲, 张慧利, 等. 农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赋能与实现路径[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12): 2-15.
- [3] 赵一璋, 王明玉. 数字社会学: 国际视野下的源起、发展与展望[J]. 社会学研究, 2023, 38(2): 26-48+226-227.
- [4] 邱泽奇. 数字社会与计算社会学的演进[J]. 江苏社会科学, 2022(1): 74-83+242.
- [5] 吕鹏, 严文利. 数字社会学的关键议题与中国叙事[J]. 探索与争鸣, 2024(12): 152-161+227.
- [6] 彭兆荣. 旅游人类学视野下的“乡村旅游”[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27(4): 2-7.
- [7] 方芳. 从反日常到日常: 当代旅游实践的还原和再认识[J]. 旅游学刊, 2022, 37(1): 44-55.
- [8] 王志平, 王令昊, 李清清, 等. 云南省数字乡村建设路径探析[J]. 商讯, 2020(13): 8-9.
- [9] 夏学銮. 网络社会学建构[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1): 85-91.
- [10] 赵立昌. 互联网经济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J]. 当代经济管理, 2015, 37(12): 54-59.
- [11] 杨彦锋. 互联网技术成为旅游产业融合与新业态的主要驱动因素[J]. 旅游学刊, 2012, 27(9): 7-8.
- [12] 孟恩慧. 数字乡村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 2022.
- [13] 蔡定昆, 许小帆. 乡村旅游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了吗?——基于海南省博纵村微观数据[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2(6): 120-129.
- [14] 王玉芬. 基诺族——巴飘村调查[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 2-5.
- [15] 李凤亮, 杨辉. 文化科技融合背景下新型旅游业态的新发展[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2(1): 16-23.
- [16] 宋林, 何洋. 互联网使用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J]. 中国人口科学, 2020(3): 61-74+127.
- [17] 沈霄, 王国华, 杨腾飞, 钟声扬. 我国网红现象的发展历程、特征分析与治理对策[J]. 情报杂志, 2016, 35(11): 93-

98+65.

- [18] 孙玉莹. 数字劳动场域中身份认同的模式转变与伦理重塑[J/OL].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2. <https://link.cnki.net/urlid/50.1180.C.20250414.0928.002>, 2025-04-14.
- [19] 吕鹏. 作为数据的劳动: 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及其治理研究[J]. 社会科学, 2023(1): 153-168.
- [20] 于忠龙, 雷玉明. 互联网——农村文化建设的新途径[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8(4): 16-17.
- [21] 陈世香, 曾鸣. 农村居民互联网使用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及作用机制[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1, 23(3): 75-85.
- [22] 郭丽娟. 数字媒体文化对于当代大学生思想观念的影响[J]. 现代商业, 2010(17): 286.